

白江遺袖搜

行史
採異中

雜記

髓錄聞錦錄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白 獺 髓

張仲文撰

本館據歷代小史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歷代小史卷之五十八

白獺髓

宋張仲文撰

宋

宋

寧廟朝高文虎知貢舉日以天子大采朝目爲賦題試貢館而縣人困厄於此學舍皆嘆怨後文虎因作西湖放生池碑誤引故事及上殿墮笏失儀兩學齋舍裏金作綵帳贈教禽獸使人趙十一郎寓意以譏之其中有云鼠猴擢笏而不失其儀士有所愧禽鳥認書而咸知所出人反不如後使人因從官梁李秘沈作賓沈誦輩典高君會于官苑召至呈伎因以此帳張于園高君見之曰此必淳爲之耳淳台州人後於毛自知榜第三名及第嘉定丁丑九月臣僚奏孔熹羅知高安孔本三衢人乙亥生仕至都

官以女爲門人鄭復禮盜去遂有此玷復禮乃永嘉士人因善醫而爲孔門館賓與諸子游惟館于民家先數日前因見行都博雞者行都以三文十復禮博之以骰錢祝之得純成欲盜此女隨手得純字更借取一祝再博而又純漫遂因孔君奉祭牙齋壇是夜復禮遂盜此女令弟孝禮携往姑蘇逮曉本家覺復禮與諸子責督警捕人根緝後以復禮之館媼告獲復禮孝禮俱徙刑編置而此女姪免刑押歸本貫且復禮初以博錢卜其吉凶或者謂使其當時不博得成或無此禍殊不知造罪背理豈有幸免而鬼神亦得陰治之故使之博成而作成其罪矣且夫惟薄之間不謹分嚴豈特孔氏之家乎皆托於報緣恐未當理

慶元間有士人姜夔上書乞正奉常雅樂京仲遠承祖主此議迭斯

人赴太常同寺官校正斯人詣寺與寺官列坐召樂師賁出大樂
首見錦瑟姜君問曰此是何樂衆官已有謾文之歎正樂不識樂
器斯人又令樂師曰語云鼓瑟希未聞彈之衆官咸笑而散去其
議遂寢至今其書流行於世但據文而言耳

紹興初行都童謡曰洞洞張河爺娘一似六軍之教場忽民間遺火

自大瓦子至新街約數里是時皆蓆屋後嘉泰初童謡曰掀也

又曰火裏

此銀匠
謠語

大小皆語及此忽季春楊浩家遺火自龍舌頭

山延燒至艮山門外船塢自南至北僅五十餘里楊浩父子偕竄
海南其時守臣趙善堅殿帥吳曦步帥夏侯恪因是罷去

紹定初御街中瓦前賣糲子者目爲三火下店如此兩三處先因鄭
德懋家遺火焚燒中瓦及御街數千家時有也紅佳麗地灰塵瓦

礫場之語後三年間中瓦後娼戶李搏士家遺火焚燒中瓦及大街十餘家是夜在家飲酒者府吏王德用連坐被罪至四年九月間李搏士橋王德家遺火自北而南焚燒至前湖門外方家峪山亦僅五十餘里宗廟百司一夕迨盡中瓦又爲灰燼此三火之讖明矣王德取斬是時守臣林介殿帥馮榘步帥王虎因是罷去

嘉定間韃虜交攻廷臣有以和戰守三策爲言者謂戰爲上策守爲中策和爲下策是時胡榘侍郎專主和議會入朝時四明袁燮侍郎與胡公廷爭專主戰守議仍以笏繫胡公額遂下侍從臺諫集議後袁君以此辭歸太學諸生三百五十四人作詩以送袁君曰天眷頻年惜掛冠誰令今日遠長安舉幡莫遂諸生願祖帳應多行路難去草豈知因害稼彈烏何事却驚鷺韓非老子還同傳憑

仗時人品藻看今江東倉使狀元公甫即其子也

秦檜師垣故第即今之德壽宮西有望仙橋東有升仙橋後紹興末年師垣薨適值天府開浚運河人夫取泥盡堆積府牆及門有無

名人題詩于門曰格天閣在人何在

格天閣乃高宗宸翰賜秦偃檜之家一德格天之閣

月堂深恨已深不向洛陽圖白髮却於郿塢貯金笑談便欲興羅

織咫尺那知有照臨寂寞九原今已矣空餘泥濘積墻陰韓侂胄

平原甲第即瑞石北阜爲第後開禧末罪逐後改爲寺監齋舍生

有題二絕于壁曰掀天聲勢秣冰山廣廈空餘十萬間若使早知

明哲計肯將富貴博清閑花柳依然弄曉風才郎袖手去無蹤不

知郿塢金多少爭似盧門席不重兩詩皆用董卓郿塢事然權勢

所歸之地古今皆然也

趙從善尚書自號無著居士家居吳郡從善尹天府日招郡學喬木
在家熟訓子希倉而喬生者實無所知乃饕餮人爾不能責成其
弟子但委靡依隨而已忽教希倉以旦望祠孔聖令匠依公庠釋
菜儀制鑄造禮器等依奉常行禮同里黃子由尚書聞之欲發譴
會從善知悉令毀棄而逐喬生後希倉公倅紹興日令庖人造燥
子茹子欲書判食單問廳吏茹子吏曰草頭下著加即援筆書草
下用家字乃蒙字郡人目曰燥子蒙會稽郡治有賢牧堂謂范文
正公趙清獻公程忠惠公朱忠靖公趙忠簡公史越 張毘陵守
像民祠之從善嘗帥浙東日使門吏諭蒼宿經倉憲兩司陳乞以
州治賢牧堂增從善像兩司一時奉承從請既成有郡士朱萬年
題詩于堂曰師畢使衆作祠堂要學朱張與鄭王大家飛上梧桐

樹自有旁人說短長

行都人多易貧乏者以其無常產且夫借錢造屋棄產作親此浙西人之常情而行都人尤甚其或借債等得錢首先飾門戶則有漆器裝折却日逐糴米而食妻孥皆衣敝衣跣足而帶金銀釵釧夜則賃被似此者非不知爲費欲其外觀之美而甲心樂爲之耳其語言無實尤可誚如語年中則曰本末語居止則曰在前面語家口則曰一簋牙齒語仕祿則曰小差遣如此等澆薄之語甚多

嘉定癸酉臣僚奏請禁止都城青蓋兩學俱以皂蓋出入而天府又復禁止忽有外郡參學士人入都不知所禁被獲入公府士人乞供對而書詩曰冠蓋相望古所然易青爲皂且從權中原多少黃羅蓋何不多多出賞錢州府遂決捕人而遣之然皂蓋終非中都

所宜用者

嘉泰末年平原公恃有扶日之功凡事自作威福政事皆不由內出會內宴伶人王公瑾曰今日政如客人賣傘不由裏面後寧宗恭淑后上仙而曹氏爲婕妤平原特以爲親屬偶值真里富國進馴象至平原語公瑾曰不聞有真里富國公瑾曰如今有假楊國忠平原雖憾之而無罪加焉

有一世賞官王氏任浙西一監當初到任日吏輩來獻錢物幾數百千仍白曰下馬常例王公見之令作一狀并物白解上司以爲吏輩以此欲污之吏輩市民等祈告再四而乃令取一櫃以其物悉置之於櫃中對衆封緘寘于廳治戒曰此任中有一少犯即發此任內吏民警懼課息俱備以至終任榮歸登舟之次吏白廳櫃此

公曰尋常既有此例須有文牘吏賁案至俾舁櫃于舟載而歸矣
又有一內司出官者姓王人初任江右一尉凡事不少恕尤多刻
剥吏民不堪忽於出巡之次偶被市民邀請于宅中宴飲直抵三
鼓飲散而歸兵卒皆醉倒初以爲市民好客不暇詢其蹤跡越月
餘憲司差人邏捕兵卒及此尉赴憲臺錄治謂是夜尉携兵卒強
盜一部民家賁尉司旗仗等訴于憲司而有是獄尋寃得乃其飲
于民家其被苦吏民乘兵卒之醉取其兵器故爲尉來劫掠以敗
其任後案成削去仕籍

環衛官趙逢知泰州蔡闢作教官每過廳一揖而已表官問闢教授
何故待使長之薄闢云西班牙不足道逢聞之置之不問若彼此小
人萬一對衆官問闢開基太祖是東班是西班牙闢有何說儒生斗

管之量傲而自滿闕自小職事叨冒入臺專務以勢力巧舉削婺州太守應命不前以私害公而上疏後出臺除太常少卿點檢不曾作邑清臺掃出首言傲長官之一端也

有一朝士嘗爲相守有醫者以醫藥出入門下頗相善偶元日夜漏未盡在客次伺賀初至已有一客但見此客時時遣人廳事詢問報云猶未醫亦不敢詢之如是凡三數次皆云猶未繼而迨曉辨色笑客怒罵連聲稱不孝上馬而去醫亦不詢他日從容與守言之問其狀貌乃其先也云適除夜飲酒過多逮曉方享祀耳蓋夫鬼本陰唯夜可以來耳

石湖范參政初官到任叅州在客位其同參者聞爲吳郡人即云猷子石湖先生聞之在懷後因醺會目子請猷子石湖先生書口號

曰我是蘇州監本獸與俞上壽獻棺材宗室元來是皇族雨下水
從屋上來石湖入參大政其人尚在選坑老參軍其人來下呼召
參政接見頗溫講同官之好謙和某老獸無用

李晦菴粹伯知杭州除湖北倉使被召除太常寺丞呼太丞一外道
知州來于堂入丞相客位問有甚官虞候報李太丞知州者一揖
而已更不交談忽發問云公大方脉小方脉都理會得又問病也
治難荅曰某專治蒼生心術不正之病丞相先請太常寺丞後除
秘書省入臺遷侍御史知州者來相見獨請茶罷索湯點獮豸湯
開舊初權臣將用事之日以所賜南園新成會諸朝士席間分題各
賦春景以都城外土物爲題時一朝士姓俞在座分得游春黃浪
詩蘇城春間湖邊則以泥製黃土偶謂之士宜俞即賦曰兩脚捎空欲弄春一人頭上

又安人不知終入兒童手筋骨翻爲陌上塵薄有所譏繼出知茗

雪後嘉定戊辰邊警之變果然

將春黃胖起於金門池有杏花園遊人取其黃土戲埋爲人形爾

西湖僧儀嘗以詩上權臣云我本田中一比丘却乘馬不乘牛如今

馬上風波急不似田中得自由權臣以爲謗已遂赭其衣

鄭剛中之鎮蜀也眷奴曰閻王所居曰富春坊忽民間遺火鄭公出

鎮於火明中獲一旗上有詩乃借東城海棠詩爲之云火星飛上

富春坊天恣風流此夜狂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粧公

一見曰必道山公子也楊曼倩古今詞話中亦有一詞

韓翃尚書乃開禧權臣之叔長戶部日嘗親民訟有姓祝人投詞乞

文還賣過光廟謚冊王錢而翃令下所造官司及索其餘欲計其

直次擬文思院申陳云其餘王已經嘉泰辛酉回祿焚毀不存而

韓於案後判云地理十里有光遂已其事可發一笑

江左士子徐觀國就館于鄱陽尉王君家以館翁被本部告訐減請于州連及觀國被錄到庭遂作驀山溪詞曰儒官措大是官曰都做得宰相故崇下呼召也須同太原公子能武又能文閑暇裏抱琴書車馬時相過樽開北海減請還知麼耐耐這點徒剛入詞把人點污儒冠屈辱和我被于連累告訐孟嘗君帶累三千箇

秦申王晚年昏老倦於為政軍國大細事悉委其子以傳熺處決號為小相由是賄賂大行申王頗亦自知而危疑焉後因會楊和王曰外廷議論如何和王曰但只聞人言公相不師伊周乃效唐令狐之作申王似有慚色徐曰然則古既不之老夫何愧乎王退而言於子弟曰秦公出語謬亂不常不死則禍將作矣未幾果殂

紹興間賢官王繼先以顯仁太后初御慈寧宮春秋高每遽豫服其藥隨念賴是優游東朝享康寧之福幾二十稔克副高宗事親之孝繼先之功也故恩禮特異官至正任承宣已而繼先恃寵席勢福自己所為有不可於衆而舉朝附阿之不暇至有稱門生者後太后上仙繼先自是眷遇日衰竟黜福州以卒

浙間以牛乳為素食佛以為食嘉定間黃子中大諫言向在廣中見韶陽屬邑乳源民訴于漕司與民爭乳田親引而問之何謂乳田民曰鄉中有地種乳先掘地成窖以粳米粉鋪于窖內以草蓋之用糞壤壅之候雨過氣出則發開而米粉已化成蛹如蛭螬狀取蛹作汁以米粉潰而蒸成乳食之也韶陽乃六祖禪師顯化道場而彼中却為此不知其故恐鄉原不以牛乳為食耳

紹興間行都有三市井人好談今古謂戚彥樊屠尹昌也戚彥乃皇城司快行樊屠乃市肉尹昌乃傭書有無名人賦詩曰戚快樊屠尹彥時三人共坐說兵機欲問此書出何典昔時曾看王與之與

乃說書
史人

禁中後苑官有後苑使主綱領本苑事有樵幹辦後苑官監視苑內事有大主管使臣謂之煖盪官又有前烙使臣紹定間內司提轄陳詢益奏乞以苑使謝質新自供奉煖盪舊無此例質自職此愈加戰兢靡敢自懈如此年餘後忽閣長官闕負適假歸特令差謝質次日詢益奏謂質不當遷此上曰汝見彼憂勤許時詢益自慚而退

程軍乃文簡公之子尹京日有治聲唯不甚知字嘗有道民投詞牒

乞執狀造橋罩大書昭執二字斯人見其誤遂白之合是昭執今
是昭執乃漏四點爾罩取筆忽於執字下加四點乃為昭執厓舍
諸生作傳以譏之



江行雜錄

廖瑩中錄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古今說海及歷代小史皆
收有此書說海多一條又
各條下注所錄書名故據
以排印

江行雜錄

說纂七
散錄一

宋 廖瑩中錄

肅宗在春宮。嘗與諸王從玄宗詣太清宮。有龍見于殿之東梁。玄宗目之。顧問諸王有所見乎。皆曰無之。問太子。太子俛而未對。上問頭在何處。曰在東。上撫之曰。真我兒也。因話錄

和政公主。肅宗第三女也。降柳渾。肅宗宴于宮中。女優有弄假官戲。其綠衣秉簡者。謂之參軍椿。天寶末。蕃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因使隸樂工。是日遂爲假官之長。所謂椿者。及侍宴。皆笑樂。公主獨俛首。矚目不視。上問其故。公主曰。禁中侍女不少。何必須此人。使阿布思。真逆人也。其妻亦同刑人。不合近至尊之座。果冤橫。又豈忍使妻與羣優雜處。爲笑謔之具哉。妾雖至愚。深以爲不可。上亦憫惻。遂罷戲。而免阿布思之妻。由是賢重公主。

令狐文公除守兖州。州境方旱。米價甚高。公至。首問米價幾何。州有幾倉。屈指獨語曰。舊價若干。四倉各出米若干。以若干定價糶。則可以賑救矣。左右聽之。流語遍郡中。富人競發所畜。物價乃平。人心欣然。賈耽精於術數。有一隻失牛。詣桑國師占。師曰。爾牛在賈相公帽筒中。叟迎公首訴之。公笑取筒中式盤。據鞍作封曰。爾牛在安國觀之門後。大槐鵲巢中。便往探視。見旁有人繫牛。乃獲盜牛者。牛奇章帥維揚。杜牧在幕中。夜多微服逸遊。公聞之。以街子數輩潛隨護之。以防不虞。後牧之以拾遺召。臨別。公以縱逸爲戒。牧之始猶諱之。公命取一篋。皆街子報帖。云杜書記平善。乃大感服。

杜牧之阿房宮賦云。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陸倕作長城賦云。千城絕。長城列。秦民竭。秦君滅。慘輩行在牧之前。則阿房宮賦又祖長城句法矣。牧之云。明星熒熒。開妝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輾輾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盛言秦之奢侈。楊敬之作華山賦。有云。見若咫尺。田千畝矣。見若環堵。城千雉矣。見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蟻蛭。臺九層矣。蜂窠聯聯。起阿房矣。小星熒熒。焚咸陽矣。華山賦。杜司徒佑已常稱之。牧之乃佑孫。亦是倣敬之所作。信矣。文章以不蹈襲爲難也。瑞桂堂暇錄

元相國之鎮江夏也。嘗秋夕登黃鶴樓。遙望海江之濱。有光若殘星焉。乃令親信往觀之。遂櫂小舟直至江所。乃釣船也。詢彼漁。云適獲一鯉。光則無之。親信乃携鯉而來。既登樓。命庖人剖之。腹中得古鏡二。如古錢大。以面相合。背則隱起雙龍。雖小而鱗鬣髯爪悉具。既磨瑩。則常有光耀。公寶之。置巾箱中。及相國薨。鏡亦亡去。

外王父中書令晉國公宣宗朝。再啓黃閣。不協比於權道。惟以公諒宰大政。四方有請訴。礙於法者。必固爭不已。由是征鎮忌焉。然志尙典籍。雖門施行馬。庭列鳧鍾。而尋繹未嘗稍倦。於永寧里第。別構書齋。每退朝。獨處其中。愉愉如也。大中三年。因請假。將入齋。惟所擾卑脚犬。花鴨從。既啓扉。而花鴨連銜公衣。卻行。叱去復至。既入閣。花鴨仰視。吠轉急。公亦疑之。乃匣中拔千金劍。按於膝上。向空祝之曰。若有異類陰物。可出相見。吾乃大丈夫。豈懼于鬼輩而相迫邪。言訖。歛有物從梁上墜地。乃人也。朱髮。衣短褐衣。色貌

黝瘦頓首連拜。惟曰死罪。公止之。且詢其姓名。何爲。對曰。李龜壽。盧龍塞人也。或有厚賂龜壽。令不利於公。龜壽上感鈞化。復爲花鴨所驚。形不能匿。令公若貴龜壽萬死之罪。願以餘生服事台鼎。公曰。待汝以不死。遂命元從都押衙傳存隸之。明日旦。有婦人至第門。服裝單急。曳履而抱持襁嬰。請于闈曰。幸爲呼李龜壽。龜壽乃出。其妻且曰。訝君稍遲。昨夜半。自前來相見耳。遂與龜壽同止。及公薨。龜壽盡室亡去。說小

舊聞

白樂天詩云。倦倚繡牀愁不動。緩垂綠帶髻鬟低。遼陽春盡無消息。夜合花開日又西。好事者畫爲倦繡圖。娛書堂詩話

梁太祖統四鎮。日名溫。與崔相國連構大事。崔每奏太祖忠赤。委之關東。國無患矣。昭宗遼勅太祖改名全忠。識者曰。全字人王也。又在中心。其不可也。近臣亦奏。上方悔焉。勅命旣行。追之莫及。後果篡大位。是時四方天下。其在中心。賜名之應也。鑑戒錄

王平甫云。花蕊宮詞三十二首。今考王恭簡續成初集記。纔二十八首。盡筆於此。庶眞贗了然。五雲樓閣鳳城。花木長新日月閒。三十六宮連內苑。太平天子坐崑山。會眞廣殿約宮牆。樓閣相扶接太陽。靜甃玉塔橫水岸。御爐香燕撲龍牀。龍池九曲遠相通。楊柳絲牽兩岸風。長似江南好春景。畫船來去碧波中。東內斜將紫禁通。龍池鳳苑夾城中。曉鍾聲斷嚴牀罷。院院紗牕海日紅。殿名新立號重光。島上池臺盡改張。但是人行幸處。黃金閣內鎖牙牀。安排諸院接行廊。水檻周回十里強。青錦地衣紅繡毯。盡鋪

龍腦鬱金香。夾城門與內門通。朝罷巡遊到苑中。每日中官祇候處。滿堤紅豔立春風。廚船進食簇時新。侍坐無非列近臣。日午殿頭宣索脰。隔花催喚打魚人。立春日進內園花。紅蕊輕輕嫩淺霞。跪到玉塔猶帶露。一時宣賜與宮娃。三面宮城近夾牆。苑中池水白茫茫。亦從獅子門前入。旋見亭臺繞岸傍。離宮別院繞宮牆。金板輕敲合鳳笙。夜夜月明花樹底。傍池長有按歌聲。御製新翻曲子成。六宮纔唱未知名。盡將鳳栗來抄譜。先按君王玉笛聲。旋移紅樹斲青苔。宣使龍池再鑿開。展得綠波寬似海。水心樓殿勝蓬萊。太虛高閣凌波殿。背倚城牆面浸池。諸院各分娘子位。羊車到處不教知。脩儀承寵住龍池。掃地焚香日午時。等候大家來院裏。看教鸚鵡念宮詩。才人出入每相隨。筆硯將來繞曲池。張向綵牋書大字。忽防御製寫新詩。六宮官職總新除。宮女安排入畫圖。二十四司分六局。御前頻見錯相呼。春風一面晚妝成。偷折花枝傍水行。卻被內監遙覩見。故將紅豆打黃鶯。梨園弟子簇池頭。小樂攜來候燕遊。旋把銀笙先按拍。海棠花下合梁州。殿前排燕賞花開。宮女侵晨探幾回。斜望花開遙舉袖。傳聲先喚近臣來。小毬場近曲池頭。宣喚勳臣試打毬。先向畫廊排御幄。管弦聲動立浮油。供奉頭籌不敢爭。上棚專喚近臣名。內人酌酒纔宣賜。馬上齊呼萬歲聲。殿前宮女總纖腰。初學乘騎怯又嬌。上得馬來纔似走。幾回拋鞚抱鞍橋。自教宮娥學打毬。玉鞍初跨柳腰柔。上棚知是官家認。遍遍長贏第一籌。翔鸞閣外夕陽天。樹影花光水接連。望見內家來往處。水門斜過罽樓船。內人追逐采蓮時。驚起沙鷗兩岸飛。蘭棹把來齊拍水。竝船相鬪濕羅衣。新秋女伴各相逢。罽畫船飛別浦中。旋折荷花伴歌舞。夕陽斜照滿衣紅。月頭支給買花錢。

滿殿宮娥盡十千。遇著唱名多不應。含羞急過御牀前。寶退錄

周恭帝幼冲。軍政多決於韓通。通愚愎。太祖英武有度量。多智略。屢立戰功。由是將士皆愛服。歸心焉。及將北征。京師民間諠言出軍之日。當立點檢爲天子。富室或挈家逃匿於外州。獨宮中不之知。太祖懼。密以告家人曰。外間詢詢如此。將若之何。太祖姊或云卽魏氏長公主方在廚。引麪杖逐太祖擊之曰。大丈夫臨大事。可否當自決胸懷。乃來家間恐怖婦女何爲。凍水紀聞

太祖之自陳橋還也。太夫人杜氏方設齋於定力院。聞變。王夫人懼。杜太夫人曰。吾兒平生奇異。人皆言當極貴。何憂也。言笑自若。是日太祖卽位。契丹北漢兵皆退。

京都中下之戶。不重生男。每生女則愛護如捧璧擎珠。甫長成。則隨其姿質。教以藝業。用備士大夫採拾娛侍。名目不一。有所謂身邊人。本事人。供過人。針線人。堂前人。劇雜人。拆洗人。琴童。棋童。廚娘。等級截乎不紊。就中廚娘最爲下色。然非極富貴家不可用。余以寶祐丁巳參闔。寓江陵。嘗聞時官中有舉其族人置廚娘事。首末甚悉。謾書之以發一笑。其嫠人名某者。奮身寒素。已歷二倅一守。然受用澹泊。不改儒家之風。偶奉祠居里。使嬖不足使令。飲饌且大粗率。守念昔留某官處晚膳。出京都廚娘調羹。極可口。適有便介如京。謾作承受人書。託以物色。費不屑較。未幾。承受人復書曰。得之矣。其人年可二十餘。近回自府第。有容藝。能算能書。旦夕遣以詣直。不旬月果至。初憇五里頭時。遣脚夫先申狀來。乃其親筆也。字畫端楷。歷敘慶幸。卽日伏事左右。未乞以四轎接取。庶成體問。辭甚委曲。殆非庸碌女子所可及。守一見爲之

破顏及入門。容止循雅。紅裙翠裳。參視左右。乃退。守大過所望。少選。親朋皆議舉杯爲賀。廚娘遽至。使廚請曰。未可展會。明日。且是常食。五杯五分。廚娘請食品。菜品資。次出書以示之。食品第一爲羊頭僉。菜品第一爲蔥薑。餘皆易辨者。廚娘謹奉旨教。舉筆硯具物料。內羊頭僉五分。各用羊頭十箇。蔥韭五牒。合用蔥五斤。他物稱是。守固疑其妄。然未欲遽示以儉鄙。姑從之。而密覘其所用。翊旦。廚師告物料齊。廚娘發行匳。取鍋鏝孟勺湯盤之屬。令小婢先捧以行。燿燿耀目。皆白金所爲。大約計該五七十兩。至如刀砧雜器。亦一一精緻。傍觀嘖嘖。廚娘更圍襖圍裙。銀索攀膊。掉臂而入。據坐胡牀。切徐起。取抹批。燂慣熟條理。真有運斤成風之勢。其治羊頭也。漉置几上。別留臉肉。餘悉擲之地。衆問其故。廚娘曰。此皆非貴人所食矣。衆爲拾頓他所。廚娘笑曰。若輩真狗子也。衆雖怒。無語以答。其治蔥韭也。取蔥微微過沸湯。悉去鬚葉。視櫟之大小分寸而截之。又除其外數重。取條心之似韭黃者。以淡酒醃浸漬。餘棄置了不惜。凡所供備。馨香脆美。濟楚細膩。難以盡其形容。食者舉筯無贏餘。相顧稱好。旣撤席。廚娘整襟再拜曰。此日試廚。萬幸。台意須照例。守方遲難。廚娘曰。豈非待檢例邪。探囊取數幅紙以獻。曰。是昨在某官處所得支賜判單也。守視之。其例每展會。支賜絹帛。或至百疋。錢。或至三二百千。無虛拘者。守破慳勉強。私竊喟歎曰。吾輩事力單薄。此等筵宴。不宜常舉。此等廚娘。不宜常用。不兩月。託以他事善遣以還。其可笑如此。湯谷漫錄

溫公之任崇福。春夏多在洛。秋冬在夏縣。每日與本縣從學者十許人講書。用一大竹筒。筒內貯竹簽。上書學生姓名。講後一日。卽抽簽令講。講不通則微數責之。公每五日作一暖講。一杯一飯一麪一肉一菜。

而已。公先隴在鳴條山。墳所有餘慶寺。公一日省墳。止寺中。有父老五六輩。上謁云。欲獻薄禮。乃用瓦盆盛粟米飯。瓦罐盛菜羹。眞飯土簋。斲土劍也。公享之如太牢。旣畢。復前啓曰。某等聞端明在縣。日爲諸生講書。村人不及往聽。今幸略說。公卽取紙筆書。庶人章講之。旣已。復前白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詩兩句。此獨無有何也。公默然少許。謝曰。某平生慮不及此。當思其所以奉答。村父笑而去。每見人曰。我講書曾難倒司馬。端明公聞之。不介意。懶真子錄

建炎已酉秋。杭州清波門裏竹園山平地涌血。須臾成池。腥聞數里。明年金人殺戮萬人。卽暗竹園也。熙寧八年冬。杭州地涌血者三。最後流入于河。腥不可聞。林子中野史

有稱中興野人。和東坡念奴嬌詞。題吳江橋上。車駕巡師江表。過而覩之。詔物色其人。不復見矣。詞云。炎精中否。歎人才委靡。都無英物。胡虜長驅三犯闕。誰作長城堅壁。萬國奔騰。兩宮幽陷。此恨何時雪。草廬三顧。豈無高臥賢傑。天心眷我中興。吾皇神武。踵曾孫周發。河嶽封疆俱効順。狂虜會須灰滅。翠羽南巡。扣關無語。徒有衝冠髮。孤忠耿耿。劍鋒冷浸秋月。野史

古者尙書令史防禁甚密。宋法令史白事。不得宿外。雖八座命亦不許。李唐令史不得出入。夜鎖之。韓愈爲吏部侍郎。乃曰。人所以畏鬼。以其不見鬼。如可見。則人不畏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任其出入。則勢自輕。不禁吏出入。自文公始。野史

徽宗北狩。四太子請王婉容爲粘罕子婦。上遣之曰。好事新主。及行。大哭曰。何忍以一身事兩主。就輿中

以匱刀自刎。太子曰：南宋大臣未有如此者。擇地葬之。立碑曰：貞婦冢。吹簫錄

光堯聖壽太上皇帝當內修外攘之際。尤以文德服遠。至於宸章容藻。日星昭垂者。非一。紹興二十八年。將郊祀。有司以太常樂章篇序失次。文義弗協。請遵真宗仁宗朝故事。親製祭享樂章。詔從之。自郊社宗廟原廟等。共十有四章。肆筆而成。睿思雅正。宸文典贍。所謂大哉王言也。至於一時閑適。寓景而作。則有漁父辭十五章。又清新簡遠。備騷雅之體。其辭有曰：薄晚煙林淡翠微。江邊秋月已明輝。縱遠柁。適天機。水底閒雲片段飛。又曰：青草開時已過船。錦鱗躍處浪痕圓。竹葉酒。柳花氈。有意沙鷗伴我眠。又曰：水涵微影湛虛明。小笠輕簑未易晴。明鏡裏。縠紋生。白鷺飛來空外聲。辭不能盡載。觀此數篇。雖古之騷人詞客。老於江湖。擅名一時者。不能企及。奎章錄

通判監酒趙詩者。昔在學校。嘗因齋生熟寐。與衆戲以香燭花果楮錢之類。設供於臥榻前。而潛伺之。寢者既覺。見之曰：我已死邪。因唏噓不已。少頃復寐。久不起。視之。真死矣。乃徹供設之物。相與祕之。斯人豈乍覺見此神魂驚散。遂不復還體也邪。事有不可知者。馬氏新錄

聞 記 史 遺

撰 玠 詹

本館據龍威秘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遺史記聞

宋 詹玠

衣錦將軍

錢鏐臨安人。里中有大木，鏐幼時常戲其下。後爲吳越國王，宴父老，山林皆覆錦，名其木衣錦將軍。

金蓮燭

宣宗將命令狐綯爲相，前數日夜召，更深方歸院，以御前金蓮燭賜以送歸院。吏望見燭，以爲駕幸，已而綯至，時以爲榮。

手印屏風

明皇所幸美人王氏，數夢人招飲密會，具言於上。上曰：「必術士所爲。」汝若再往，以物誌之。其夕夢中又往，因就研中濡手，印於屏風上。既悟，卽告潛索於外，果於東明觀中得其手印紋，而道士已遁矣。

如意女子詩

如意中有女子七歲能詩，則天召見試之，令賦送別兄弟云：「別路雲初起，離亭葉乍飛。」所嗟人異雁，不作一行歸。

抱琴踰垣

眞宗祀汾陰，登山望林麓，中有亭檻，問曰：「何所？」乃隱士魏埜草堂。遣使往召之，野方鼓琴教鶴舞，聞使至。

抱琴踰垣遁去。使聞上甚嘆美之。

釜中龍

南唐時有蒼頭持龍水圖求貨。或得之。將練以服。忽釜中雲蒸起。見二龍騰躍穿壁而去。

清非生

太子中允王綸有女十八。一日晝寢。若魘。有物憑附而語。稱清非生。呼其女爲燕華君。能三十六體天篆。又能詩。後數月如故。皆不能記矣。

錦 中 袖

撰人老平太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袖中錦

宋 太平老人撰

天下第一

監書。內酒。端硯。洛陽花。建州茶。蜀錦。定磁。浙漆。吳紙。晉銅。西馬。東絹。契丹鞍。夏國劍。高麗祕色。興化軍子魚。福州荔眼。溫州掛。臨江黃雀。江陰縣河豚。金山鹹鼓。簡寂觀苦筍。東華門把鮮。京兵。福建出秀才。大江以南士大夫。江西湖外長老。京師婦人。皆爲天下第一。他處雖效之。終不及。

三出

鳳州三出。手柳酒。宣州四出。漆。栗。筆。蜜。

嶺南節

嶺南所重之節。臘一。伏二。冬三。年四。

峽舟三字

川人雇舟出峽。有三字。新輕卓。卓謂不攬客貨。

京婦美陋

京師婦人。美者謂之搭子。陋者謂之七。蓋搭子者。女傍著子爲好字。七者。謂其不成婦女也。七字不成女字。

二妙

蘇州兒。越州女。

四禁

中書四禁。一曰漏洩。二曰稽緩。三曰遺失。四曰忘誤。

知酒法

知酒美惡法。但以手扣其罇。其聲清而長者。其酒必佳。聲重而短者。其酒苦。聲不響。其酒必壞。

老人十拗

老人有十拗。白日頓睡。夜閒不交睫。哭則無淚。笑則泣下。三十年前事。總記得。眼前事。轉頭忘了。喫肉肚裏無。總在牙縫裏。面白反黑。髮黑反白。

帶子之人

常言帶子之人。性多毒。忽戲之。恐招悔吝。如瞎子。跛子。之類是也。

少見三兒

世閒少見三兒。謂麻面老兒。禿髻凸肚乞兒。

四事不可久恃

世閒四事不可久恃。春寒。秋熱。老健。君寵。

古所不及

章相言近世有古所不及者三事。落花。建茶。婦人脚。

盜有三畏

盜者有常語曰。不怕你鐵牆鐵壁。只怕你惡犬健人。偷兒云。夜入人家有三畏。一畏有老人。二畏有孩兒。三畏乳犬。如金銀物在大櫃。有鐵鈕。賊不能入。

唐畿尉六道

唐畿尉有六道。入御史爲佛道。入評事爲仙道。入赤縣爲人道。入畿丞爲苦海道。入縣令爲畜生道。入判司爲餓鬼道。

四妖

世有四妖。宮殿高侈。謂之土木之妖。珠璣錦繡。謂之服飾之妖。洛中牡丹。維揚芍藥。謂之花妖。婦人美色。能文翰。謂之人妖。

仕宦三還

仕宦改官後。有三還。教官改秩作縣。爲還俗。職官後作縣。爲還債。作令了作縣。爲還魂。

四忌

人有四忌。一日之忌。暮無飽食。一月之忌。暮無大醉。一歲之忌。暮無遠行。終身之忌。暮無然燭行房。

鷄有五德

鷄一名燭夜。一名司晨。有五德。頭有冠。象文。足有距。象武。遇敵則鬪。象勇。得食相呼。象義。鳴不失時。象信。易爲美。

婦人三上三中三下。皆易爲美。牆上。馬上。樓上。旅中。醉中。日中。月下。燭下。簾下。

仕宦五瘴

仕宦有五瘴。急催暴斂。剝下奉上。名曰賦租之瘴。深文以逞。善惡不白。名曰刑獄之瘴。昏晨酣宴。弛廢王事。名曰飲食之瘴。侵牟民利。以實私儲。名曰貪財之瘴。盛畜侍妾。以娛聲色。名曰帷薄之瘴。

五絕

漢篆。晉字。唐詩。宋詞。元曲。

三賤

明州有三賤。燒底賤。著底賤。喫底賤。或問其故。曰。燒底是燈草。著底是草鞋。喫底是鹽。

三薦

有人嘲小邑市云。茶店湯瓶不曾薦。客店牀上無藁薦。大街上好放薦。



錄聞異採搜

撰 亨 永

本館據稗海本排
印初編各叢書僅
有此本

搜採異聞錄卷之一

宋 永 亨撰

唐玄宗以八月五日生。以其日爲千秋節。張說上大衍曆序云。謹以開元十六年八月端午。赤光照室之夜。獻之。唐類表有宋璟請以八月五日爲千秋節。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然則凡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也。

海一而已。地之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所謂東北南三海。其實一也。北至於青滄。則云北海。南至於交廣。則云南海。東漸吳越。則云東海。無由有所謂西海者。詩書禮經。所載四海。蓋引類而言之。漢西域傳所云蒲昌海。疑亦淳居一澤爾。班超遣甘英往條支。臨大海。蓋卽南海之西云。

世俗多言李太白在當塗采石。因醉泛舟於江。見月影俯而取之。遂溺死。故其地有捉月臺。予按李陽冰作太白草堂集序云。陽冰試絃歌於當塗。公疾。幽草蘼萬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爲序。又李華作太白墓誌。亦云賦臨終歌而卒。乃知俗傳良不足信。蓋謂與杜子美因食白酒牛炙而死者同也。

俗語謂錢一貫有畸。曰千一。千二。米一碩有畸。曰碩一。碩二。長一丈有畸。曰丈一。丈二之類。按考工記。豈長尋有四尺。注云。八尺曰尋。豈長丈二。史記張儀傳。尺一之檄。漢淮南王安書云。丈一之組。匈奴傳。尺一牘。後漢。尺一詔書。唐城南去天尺五之類。然則亦有所本。

宋孝武嗟賞謝鳳之子超宗曰。殊有鳳毛。今人以子爲鳳毛。多謂出此。按世說。王劭風姿似其父導。桓溫

士人於棋酒間。好稱引戲語。以助談笑。大抵皆唐人詩。後生多不知所從出。漫識所記憶者於此。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杜牧送隱者詩也。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閑。李涉詩也。只恐爲僧僧不了。爲僧得了盡輸僧。啼得血流無歇處。不如緘口過殘春。杜荀鶴詩也。數聲風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鄭谷詩也。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當。勸君不用分。明語。語得分。明出轉難。自憐飛絮猶無定。爭解垂絲絆路人。明年更有新條在。撓亂春風卒未休。采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爲誰甜。羅隱詩也。高駢在西川。築城禦蠻。朝廷疑之。徙鎮荆南。作風箏詩。以見意曰。昨夜箏聲響碧空。宮商信任往來風。依稀似曲才堪聽。又被吹將別調中。今人亦好引此句也。

易繫辭云。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中爻者。謂二、三、四、及三、四、五也。如坤坎爲師。而六五之爻曰。長子帥師。以正應九二而言。蓋指二至四爲震也。坤艮爲謙。而初六之爻曰。用涉大川。蓋自是而上。則六二、九三、六四爲坎也。歸妹之六五曰。帝乙歸妹。以下配九二而言。蓋指震也。而泰之六五亦曰。帝乙歸妹。固亦下配九二。而九二、六四、六五。蓋震體云。他皆類此也。

易六十四卦。而以刑罰之事。著於大象者。凡四焉。噬嗑曰。先王以明罰勅法。豐曰。君以折獄致刑。賁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旅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噬嗑、旅、上卦爲離。豐、賁、下卦爲離。離。文明也。聖人知刑獄爲人司命。故設卦觀象。必以文明爲主。而後世付之文法俗吏。何邪。

竹雞之性。遇其儔必鬪。取之者。掃落葉爲城。置媒其中。而隱身於後。操罔焉。激媒使之鳴。聞者隨聲必至。

閉目飛入城。直前欲闕。而罔已起。無脫者。蓋目既閉。則不復見人。鷓鴣性好潔。獵人於茂林間。淨揮掃地。稍散穀於上。禽往來行遊。且步且啄。則以糲竿取之。麕行草莽中。畏人見其跡。但循一逕。無問遠近也。村民結繩爲纆。置其所行處。麕足一絀。則倒懸於枝上。乃生獲之。江南多土蜂。人不能識其穴。往來以長紙帶粘於肉。蜂見之。必銜入穴。乃踞尋得之。熏取其子。蟲鳥之智。自謂周身矣。如人之不仁何。漢高祖用韓信爲大將。而三以詐臨之。信既定趙。高祖自成臯度河。晨自稱漢使。馳臨入信壁。信未起。卽其臥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項羽死。則又襲奪其軍。卒之僞游雲夢而縛信。夫以豁達大度開基之主。所行乃如是。信之終於謀逆。蓋有以啓之矣。

秦始皇并六國。一天下。東游會稽。度浙江。憫然謂子孫帝王萬世之固。不知項籍已縱觀其旁。劉季起喟然之嘆於咸陽矣。曹操芟夷羣雄。遂定海內。身爲漢相。日夜窺伺龜鼎。不知司馬懿已入幕府矣。梁武帝殺東昏侯。覆齊祚。而侯景以是年生於漠北。唐太宗殺建成。元吉。遂登天位。而武后已生於幷州。宣宗之世。無故而復河隴。戎狄旣衰。藩鎮順命。而朱溫生矣。是豈智力謀慮所可爲哉。

維摩詰經言。文殊從佛所。將詣維摩丈室。問疾。菩薩隨之者。以萬億計。曰。二士共談。必說妙法。予觀杜少陵寄李太白詩云。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使二公眞踐此言。時得灑掃撰杖。屢於其間側。所謂不二法門。不傳之妙。啓聰發蒙。出膚寸之澤。以潤千里者。可勝道哉。

搜採異聞錄卷之二

自唐以來相傳以孔門高弟顏淵至子夏爲十哲。故坐祀於廟堂上。其後升顏子配享。則進曾子於堂。居子夏之次。以補其闕。然顏子之父路。曾子之父點。乃在廡下從祀之列。子處父上。神靈有知。何以自安。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正謂是也。又孟子配食與顏子並。而其師子思。子思之師曾子。亦在下。此兩者。於禮於義。實爲未然。特相承既久。莫之敢議耳。

今世俗營建宅舍。或小遭疾厄。皆云犯土。故道家有謝土司章醮之文。按後漢書來歷傳所載。安帝時。皇太子驚病不安。嬖幸乳母野王君王聖舍。太子廚監邴吉。以爲聖舍新繕修。犯土禁。不可久御。然則古有其說矣。

城狐不灌。社鼠不燼。謂其所棲穴者。得所憑依。此古語也。故議論者率指人君左右近習爲城狐社鼠。予讀說苑。所載孟嘗君之客曰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燼也。臣未嘗見稷狐見攻。社鼠見燼。何則。所託者然也。稷狐之字。甚奇且新。

二十八宿宿音秀。若考其義。則止當讀如本義。若記前人有說如此。說苑辨物篇曰。天之五星。運氣於五行。所謂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其義昭然。

杜韓二公作詩。或用歇後語。如悽其望呂葛。仙鳥仙花吾友于。友于皆挺拔。僮僕誠自創。爲再惜居諸。誰

謂貽厥頑基址之類。

今之人謂寒食爲一百五日。以其自冬至之後至清明。歷節氣五。凡爲一百七日。而先兩日爲寒食。故云。他節皆不然也。杜老有鄜州一百五日夜對月一篇。江西宗派詩云。一百五日足風雨。三十六峰勞夢魂。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花信風之類是也。吾州城北芝山寺。爲禁烟遊賞之地。寺僧欲建華嚴閣。請予作勸緣疏。其末一聯云。大善知識五十三。永壯人天之仰。寒食清明一百六。鼎來道俗之觀。或問一百六所出。應之曰。元微之連昌宮詞。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煙宮樹綠。是以用之。

禽畜菜茹之色。所在不同。如江浙間豬黑而羊白。至江廣吉州以西。二者則反是。蘇秀間鵝皆白。或有一斑褐者。則呼爲鴈鵝。頗異而畜之。若吾鄉。凡鵝皆鴈也。小兒至取浙中白者飼養。以爲湖沼觀美。浙西常茹皆皮紫。其皮白者爲水茹。吾鄉常茹皮白。而水茹則紫。其異如是。

今人謂野牧馬爲草馬。淮南子修務訓曰。馬之爲馬。草駒之謂。跳躍之。揚蹠翹尾而走。人不能制。注云。馬五尺以下爲駒。放在草中。故曰草駒。蓋今之所稱者是也。下文曰。形之於馬。馬不可化。其可駕御。教之所爲也。馬。鬣蟲也。而可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又況人乎。注云。蟲。喻無知也。鬣蟲之名。甚奇矣。

天生萬物。久而與之俱化。固其自然之理也。無間於有情無情。有知無知也。予得雙鴈於衢人鄭伯膺。純白色。極馴擾可觀。真之雲壑。不遠飛翔。未幾隕其一。其一塊獨無儔。因念白鵝正同色。又性亦相類。乃取其一隻與同處。始也兩下不相賓接。見則東西分背。雖一盆飼穀。不肯並啜。如是五日。漸復相就。踰

旬之後。怡然同羣。但形體有大小。而色澤飛鳴則一。久之。鴈不自知其爲鴈。鵝不自知其爲鵝。宛然同巢而生者。與之俱化。於是驗焉。今人呼鵝爲野鴈。或稱家鴈。其褐色者爲鴈。鵝之最大者爲天鵝。唐太宗時。土蕃錄東贊上書。以謂聖功遠被。雖鴈飛於天。無是之速。鵝猶鴈也。遂鑄金爲鵝。以獻。蓋二禽一種也。

頃在豫章。遇一遼州僧。於上藍。與之閒談。曰。南人不信北人有千人之帳。北人不信南人有萬斛之舟。蓋土俗然也。法苑珠林云。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木大如魚。胡人見錦。不信有蟲食樹吐絲所成。吳人身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氈帳。及來河北。不信有二萬頃船。遼僧之談。合如此。

衡山唐碑。別駕賞魚袋。云名不可曉。今按唐職林。魚帶門。敍金玉銀鐵帶。及金銀魚袋。云開元勅。非灼然有戰功者。餘不得輒賞魚袋。斯名文也。

安立黑法。感黑異熟。所謂地獄。傍生鬼界。安立白法。感白異熟。所謂人天。安立異白法。感異黑白異熟。所謂一分傍生鬼界。及一分人。安立非黑非白法。感非黑非白異熟。所謂預留果。或一來果。或不還果。行行相值。莖莖相望。枝枝相准。葉葉相向。華華相順。實實相當。此無量壽經所言天宮寶樹。非塵世所有也。

濮安懿王之子宗綽。蓄書七萬卷。始與英宗偕學於邸。每得異書。必轉以相什。宗綽家本有岳陽記者。皆所賜也。此國史本傳所載。宣和中。其子淮安郡王仲麀。進目錄三卷。忠宣公在燕。得其中秩。王云。除監

本外寫本印本書籍目計二萬二千八百三十六卷。觀一秩之目如是。所謂七萬卷者。爲不誣矣。三館祕府所未有也。盛哉。

月行至滿。謂之白分。月虧至晦。謂之黑分。白前黑後。合爲一月。又曰。日隨月後。行至十五日。覆月都虧。是名黑半。日在月前。行至十五日。俱足圓滿。是名白半。

十五夜爲半月。兩半月爲一月。三月爲一時。兩時爲一行。兩行爲一季。二年半爲一雙。此由閏故。以閏月兼本月。此謂月雙。非閏雙也。以五年再閏爲閏雙。

戰國時諸子百家之書。所載絕有同者。列子黃篇云。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遊。漚鳥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遊。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呂覽精喻篇云。海上人有好蜻者。每朝居海上。從蜻遊。蜻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前後左右。盡蜻也。終日翫之。而不去。其父告之曰。聞蜻皆從汝居。汝取來。吾將翫之。明日之海上。蜻無至者矣。此二說如出一手也。

漚音鷗也。
蜻蜻蜓也。

陳正敏遜齋閒覽。梁灝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其謝啓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後終祕書監。卒。年九十餘。此語既著。士大夫亦以爲口實。予以國史考之。梁公字太素。雍熙二年。廷試甲科。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暴疾卒。年四十二。子固。亦進士甲科。至直史館。卒。年三十二。史臣謂梁方當委遇。中途天謝。又云。梁之秀中道而摧。明白如此。遜齋之妄。不待攻也。

搜探異聞錄卷之三

今時人家雙生男女。或以後生者爲長。謂受胎在前。或以先生者爲長。謂先後當有序。然固有經一日。或亥子時生。則弟乃先兄一日矣。辰時爲弟。巳時爲兄。則弟乃先兄一時矣。按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何休注云。子謂左右媵及姪娣之子。質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姪。其雙生也。質家据見在立先生。文家据本意立後生。乃知長幼之次。自商周以來不同如此。

唐文宗開成元年。歸融爲京兆尹。時兩公主出降。府司供帳事繁。又俯近上已。曲江賜宴。奏請改日。上曰。去年重陽。取九月十九日。未失重陽之意。今改取十三日可也。且上巳重陽。皆有定日。而至展一旬。乃知鄭谷所賦十日菊詩云。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亦爲未盡也。唯東坡公有菊花開時。卽重九之語。故記其在海南。蓓菊九畹。以十一月望與客泛酒作重九云。

魏文侯以卜子夏爲師。按史記所書。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卒時。子夏年二十八矣。是時周敬王四十一年。後一年。元王立。歷正定王。考王。至威烈王二十三年。魏始爲侯。去孔子卒時七十五年。文侯爲大夫。二十二年而爲侯。又十六年而卒。姑以始侯之歲計之。則子夏已百三歲矣。方始爲諸侯師。豈其然乎。墨子書貴義篇云。子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

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殺青龍於東方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以庚辛殺白龍於西方以壬癸殺黑龍於北方。若子之言不可用也。史記作日者傳蓋本於此。徐廣曰古人占候卜筮通謂之日者如以五行所置之日而殺其方龍不知其旨安在亦可謂恠矣。

十干戊字只與茂同音俗輩呼爲務非也。吳中術者又稱爲武。偶閱舊五代史梁開平元年司天監上言日辰內戊字請改爲武乃知亦有所自也。今北人語多曰武朱溫父名誠以戊類成字故司天諂之耳。史傳稱百六陽九爲厄會以曆志考之其名有八初入元百六曰陽九次曰陰九又有陰七陽七陰五陽五陰三陽三皆謂之災歲。大率經歲四千五百六十而災歲五十七以數計每及八十歲則值其一。今人但知陽九之厄云經歲者常歲也。

佛經云蠢動含靈皆有佛性莊子云惟蟲能天蓋雖昆蟲之微天機所運其善巧方便有非人智慮技解所可及者。蠶之作繭蜘蛛之結網蜂之累房燕之營巢蟻之築垤螟蛉之祝子之類是已。雖然亦各有幸不幸存乎其間。蛛之結網也布絲引經捷急上下其始爲甚難至於緯而織之轉盼可畢疎密分寸未嘗不齊。門檻及花稍竹間則不終日必爲人與風所敗。唯閉屋墘垣人迹罕至乃可永久而享其安。故燕巢幕上季子以爲至危李斯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倉中之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豈不信哉。

三三如九三四十二二八十六四四十六三九二十七四九三十六六六三十六五八四十五九四十五

六九五十四、七九六十三、八九七十二、九九八十一，皆數法俗語筭。然淮南子中有之。三七二十一，蘇秦說齊王之辭也。漢書律曆志劉歆典領鍾律，奏其辭，亦云八八六十四。杜預注左傳：天子用八，云八八六十四人，又六六三十六人，四四十六，又如淳、孟康、晉灼注漢志，亦有二八十六、三四十二、六八四十八、八八六十四等語。

唐六典：國子生初入，置束帛一簠，酒一壺，脩一案，爲束修之禮。太學四門、律學、書學、筭學，皆入國子之法。其習經有暇者，命習隸書，并國語、說文、字林、蒼頭、爾雅，每旬前一日，則試其所習業。乃知唐世士人多工書，蓋在六館時以爲常習。其說文字、林蒼雅諸書，亦欲責以結字，合於古義，不特銓選之時方取楷法適美者也。束修之禮乃如此。見之開元禮載：皇子束修，束帛一簠、五正酒一壺、二斗，修一案、三脰。皇子服學生之服，至學門外，陳三物於西南，少進曰：某方受業於先生，敢請見執。簠者以簠授皇子，皇子跪奠簠，再拜，博士答拜。皇子還避，遂進跪取簠，博士受幣。皇子拜訖，乃出其儀如此。州縣學生亦然。莊子外物篇：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焚和而道盡。注云：大而闇則多累，小而明則知分。東坡所引，乃曰：郭象以爲大而闇，不若小而明。陋哉斯言也。爲更之曰：月固不勝燭，言明於大者，必闇於小。月不能燭毫釐，此其所以不勝火也。然卒之火勝月耶？月勝火耶？予記朱元成萍洲可談所載：王荆公在修撰經義局，因見舉燭言佛書有日月燈光明佛，燈光豈足以配日月？呂惠卿曰：日煜乎晝，月煜乎夜，燈煜乎日月所不及，其用無差別也。公大以爲然。蓋發言中理，出人意表云。子安

意莊子之旨。謂人心如月。湛然虛靜。而爲利害所薄。生火熾然以焚其和。則月不能勝之矣。非論其明闇也。

自釋氏火葬化之說起。於是死而焚屍者。所在皆然。固有炎暑之際。畏其穢泄。斂不終日。肉未及寒而就爇者矣。魯夏父弗忌獻逆祀之議。展禽曰。必有殃。雖壽而歿。不爲無殃。旣其葬也。焚煙徹於上。謂已葬而火焚其棺槨也。吳伐楚。其師居麋。楚司馬子期將焚之。令尹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謂前年楚人與吳戰。多死。糜中不可并焚也。衛人掘禘師定子之墓。焚之於莊之上。燕騎劫圍齊。卽墨掘人家墓。燒死人。齊人望見涕泣。怒自十倍。王莽作焚如之刑。燒陳良等。則是古人以焚爲大僂也。列子曰。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戚死。斃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秦之西有儀渠之國。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燠則煙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此上以爲風。下以爲俗。而未足爲異也。蓋是時風未行於中國。故列子以儀渠爲異。至與斃肉者同言之。斃音哀

曆家以雨水爲正月中氣。驚蟄爲二月節。清明爲三月節。穀雨爲三月中氣。而漢世之初。仍用秦所用驚蟄在雨水之前。穀雨在清明之前。至於太初始正之云。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楊朱之書不傳於今。其語無所考。惟列子所載。楊子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鴈耕。古之人捐一毫利天下。不與也。人人不捐一毫。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

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陽曰。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爲之乎。禽子默然。陽曰。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觀此。則孟氏之言可證矣。

今之五行家學。凡男子小運起於寅。女子小運起於申。莫知何書所載。淮南子汜論訓篇曰。禮三十而娶。許重注曰。三十而娶者。陰陽未分時。俱生於子。男從子數左行。三十年立於巳。女從子數右行。二十餘年亦立於巳。合夫婦。故聖人因是制禮。使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其男子自己數左行十得寅。故十月而生於寅。故男子數從寅起。女自己數右行十得申。亦十月而生於申。故女子數從申起。此說正爲起運也。

今都城與郡縣酒務。及凡鬻酒之肆。皆揭大帘於外。以青白布數幅爲之。徵者隨其高卑大小。村店或挂餅瓢箒杆。唐人多詠於詩。然其制蓋自古已然矣。韓非子云。宋人有酤酒者。斗檠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懸幟甚高。而酒不售。遂至於酸。所謂懸幟者。此也。

酉陽雜俎天咫篇。載月星神異數事。其命名之義。取國語楚靈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之說。其紀月中蟾桂。引釋氏書。言須彌山南面有閻扶樹。月過樹影入月中。或言月中蟾桂地影也。空處水影也。予記東坡鑒空閣詩云。明月本自明。無心孰爲境。挂空如冰鑑。寫此山河影。我觀大瀛海。巨浸與天永。九州居其間。無異蛇盤鏡。空水兩無質。相照但耿耿。妄云桂兔臺。俗語皆可屏。正用此說。其詩在集中。題爲

和黃秀才。頃予游南海。西歸之日。泊舟金利山下。登崇福寺。有關枕江流。標爲鑒空。正見詩牌揭其上。蓋當臨賦處也。

白樂天詩。鞍馬呼教住。骰盤喝遣輸。長驅波卷白。連擲采成盧。注云。骰盤。卷白波。莫走鞍馬。皆當時酒令。予按皇甫松所著醉鄉日月三卷。載骰子令云。聚十雙骰子。齊擲。自出守六人。依采飲。馬堂印本。采人勸合席碧油。勸擲外三人。骰子聚於一處。謂之酒星。依采聚散。骰子令中。改易不過三章。次改鞍馬令。不過一章。又有旗幡令。閃擊令。拋打令。今人不復曉其法矣。唯優伶家猶用手打令以爲戲云。

搜採異聞錄卷之四

上元張燈。太平御覽所載史記樂書云。漢家祀太一以昏時祠。明。今人正月望日夜遊觀燈。景其遺事。而今史記無此文。唐韋述兩京新記曰。正月十五日夜。勅金吾弛禁。前後各一日。以看燈。本朝京師增爲五夜。俗言錢忠懿納土進錢。買兩夜。如前史所謂買晏之比。初用十二三夜。至崇寧初。以兩日皆國忌。遂展至十七十八夜。予按國史。乾德五年正月。詔以朝廷無事。區寓又安。令開封府更增十七十八兩夕。然則俗云因錢史及崇寧之展日。皆非也。太平興國五年十月下元。京城始張燈。如上元之日。至淳化元年六月。始罷中元下元張燈。

太平興國三年七月。詔七日爲七夕嘉辰。著於甲令。今之習俗。多用六日。非舊制也。宜後用七日。且名爲七夕。而用六。不知自何時始。然唐世無此說。必出於五代耳。

王安石引用小人。造作新法。而弟安國力非之。韓絳附會安石。制置三司條例。以得宰相。而弟維力爭之。曾布當元符靖國之時。陰禍善類。而弟肇移書力勸之。兄弟邪正之不同如此。

士大夫僭妄相尊。日以益甚。予向昔所記文官學士武官大夫之諺。今又不然。天聖職制。內外文武官不得容人過稱官品。諸節度觀察。雖檢校官未加太傅者。許稱太傅。防禦使至橫行使。許稱太保。諸司使許稱司徒。幕職官等稱本官。錄事參軍稱都曹。縣令稱長官。判司簿尉。許稱評事。太傅太保司徒皆一

時本等檢校所帶之官也。自後法令不復有此一項。以是其風愈熾。不容整革矣。

予甫十歲時。過衢州白沙渡。見岸上酒壁間有題詩兩絕。其名曰犬落水。油污衣。犬詩太俗。不足傳。獨後一篇。殊有理致。其詩云。一點清油污白衣。斑斑駁駁使人疑。縱然洗遍千江水。爭是當初不污時。是時甚愛其語。今六十餘年。尙歷歷不忘。漫志於此。

眞宗嗣位之初。有司所上天下每歲賦入大數。是時至道二年也。凡收穀二千一百七十萬碩。錢四百六十五萬貫。絹紬一百九十萬疋。絲綿六百五十八萬兩。茶四十九萬觔。黃蠟三十萬觔。自後多寡不常。然大略具此。方國家全盛。民力充足。故於征輸。未能爲害。今之事力。與昔者不可同日而語。所謂緡錢之人。始過十倍。民日削月朘。未知救弊之術。爲可慮耳。黃蠟一項。今不聞有此數。

赦恩宥罪。自古不廢。然行之太頻。則惠姦長惡。引小人於大譴之域。其爲害固不勝言矣。唐莊宗同光二年。大赦。前云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而又曰。十惡五逆。屠牛鑄錢。故殺人。合造毒藥。持仗行劫。官典犯賊。不在此限。此制正得其中。當亂離之朝。乃能如是。亦可取也。而今時或不然。

五代之際。時君以殺爲嬉。視人命如草芥。唐明宗頗有仁心。獨能斟酌援救。天成三年。京師巡檢軍使渾公兒口奏。有百姓二人。以竹竿習戰鬪之事。帝卽傳宣。令付石敬瑭處置。敬瑭殺之。次日。樞密使安重誨敷奏。方知悉是幼童爲戲。下詔自咎。以爲失刑。減常膳十日。以謝幽冤。罰敬瑭一月俸。渾公兒削官杖脊。配流登州。小兒骨肉賜絹五十四。粟麥各百碩。便令如法埋葬。仍戒諸道州府。凡有極刑。並須仔

細裁遣。此事見舊五代史新書去之。

淳熙二月登極赦。凡民間所欠債負。不以久近多少。一切除放。遂有方出錢旬日。未得一息而并本盡失之者。人不以爲便。何澹爲諫大夫。嘗論其事。遂令只償本錢。小人無義。幾至喧噪。紹興五年七月。覃赦。乃云。只爲蠲三年以前者。按晉高祖天福六年八月。赦云。私下債負。取利及一倍者。並放。此最爲得。又云。天福五年歲終以前殘稅並放。而今時所放官物。常是以前二年爲斷。則生民以輸納無及於惠矣。唯民間房賃欠負。則從一年以前皆免。比之區區五代。翻有所苦也。

老子之言。大抵以無爲無名爲本。至於絕聖棄智。然所云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乃似於用機械而有心者。微言淵奧。固莫探其旨也。

虞喜天文論。漢太初曆十一月甲子夜半冬至。云歲雄在闕逢。雌在攝提格。月雄在畢。雌在嘴。日雄在子。又云。甲歲雄也。畢月雄也。陬月雌也。大抵以十干爲歲陽。故謂之雄。十二支爲歲陰。故謂之雌。但畢爲月雄。雌不可曉。今之言陰陽者。未嘗用雄雌二字也。卽顓傳引易雄雌祕歷。今亡。此書宋玉風賦有雄雌風之說。沈約有雌電連蜺之說。春秋元命包曰。陰陽合而爲雷。師曠占曰。春雷始起。其音格格。其霹靂者。所謂雄雷。旱氣也。其鳴音音。不大霹靂者。雌雷。水氣也。見法苑珠林。子家有故書一種。曰孝經雌雄圖。云出京房易傳。亦日星占相書也。

律書釋十母十二子之義。大略與今所言同。唯至四月云。其於十二子爲巳。巳者。言陽氣之已盡也。據此。

則辰巳之巳乃爲矣音其他引二十八宿謂柳爲注畢爲濁昴爲留亦見於毛詩注及左氏傳如詩謂營室爲定星也

論語所記孔子與人語及門弟子并對其人問答皆斥其名未有稱字者雖顏冉高弟亦曰回曰雍唯至閔子獨云子騫終此書無指名昔賢謂論語出於曾子有子之門人予意亦出於閔氏觀所言閔子侍側之辭與冉有子貢子路不同則可見矣

婦人呼夫之兄爲伯於書無所載予頃使金國時辟景孫弟輔行弟婦在家許齋醮及還家賽願予爲作青詞云頃因兄伯出使夫壻從行雖借用陳平傳兄伯之語而自不以爲然偶憶爾雅釋親篇曰婦稱夫之兄爲兄公夫之弟爲叔於是改兄伯字爲兄公視前所用大爲不侔矣玉篇公字音鍾注云夫之兄也然則義訓不若前語也

自古所謂四鄰蓋指東西南北四者而言耳然貪虐害民者一切肆其私心元豐以後州縣權賣坊場而收淨息以募役行之浸久弊從而生往往鬻其抵產流配四鄰四鄰貧乏則散及飛鄰望鄰之家不復問遠近必得償乃止飛鄰望鄰之說誠所未聞元祐元年殿中侍御史呂陶疏論之雖嘗暫革至紹聖又復然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如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予讀文子其書有云水之勢勝火一勺不能救一車薪金之勢勝木一刃不能殘一林土之勢勝水一塊

不能塞一河。文子、周平王時人。孟子之言，蓋本於此。

蕭何諫高祖受漢王之封曰：夫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六韜云：文王在歧，召太公曰：吾地小，太公曰：天下有粟，賢者食之；天下有民，賢者牧之。詘於一人之下，則申於萬人之上。唯聖人能爲之。然則蕭何之言，其出於此，而漢書注釋諸家皆不曾引證。

東方朔占書：歲後八日，一爲雞，二爲犬，三爲豕，四爲羊，五爲牛，六爲馬，七爲人，八爲穀。謂其日晴，則所主之物育；陰則災。杜詩云：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用此也。八日爲穀，所係尤重。而人罕知者，故書之。書字有俗體，一律不可復改者，如冲、凉、况、減、決、五字，悉以水爲筆陰切與冰同。雖士人札翰亦然。玉篇正收入於水部中，而？部之末亦存之，而皆注云俗，乃知由來久矣。唐張參五經文字亦爲訛。

搜採異聞錄卷之五

續卷之三。已書公羊傳注雙生子事。茲讀西京雜記。一說甚詳。云霍將軍妻。一產二子。疑所爲兄弟。或曰。前生爲兄。後生爲弟。今雖同日。亦宜以先生爲兄。或曰。居上者宜爲兄。居下者爲弟。居下者前生。今宜以前生爲弟。光曰。昔殷王祖甲。以一產二。以卯日生。以巳日生。良則以闇爲兄。以良爲弟。若以在上者爲兄。闇亦當爲弟矣。許莊公一產二女。曰妖。曰茂。楚大夫唐勒一產二子。一男一女。男曰正夫。女曰瓊華。皆以先生爲長。近代鄭昌時。文長倩。並二男。滕公一生二女。李黎生一男一女。並以前生爲長。霍氏以前生爲兄焉。此最可證。

唐楊綰爲相。以進士及鄉舉。但試辭賦浮文。非進士取士之實。請置五經秀才科。李栖筠。賈至。以綰所言爲是。然亦不聞施行也。

朱新仲舍人常云。人生天地間。壽夭不齊。姑以七十爲率。十歲爲兒童。父母膝下。視寒煖燥濕之節。調乳哺衣食之宜。以須成立。其名曰生計。二十爲丈夫。骨強志健。問津名別之疆。秣馬厲兵。以取我勝。如驥子伏櫪。意在千里。其名曰身計。三十至四十。日夜注思。擇利而行。位欲高。財欲厚。門欲大。子息欲盛。其名曰家計。五十之年。心怠力疲。俯仰世間。智術用盡。西山之日漸逼。過隙之駒不留。當隨緣任運。息念休心。善刀而藏。如蠶作繭。其名曰老計。六十以往。甲子一周。夕陽銜山。倏爾就木。內觀一心。要使絲毫。

無嫌其名曰死計。朱公每以語人。以身計則喜。以家計則大喜。以老計則不答。以死計則不勝大笑。且曰。子之計拙也。朱計不勝笑者之衆。則亦自疑其拙。曰。豈皆惡老而諱死耶。因爲南華長老作大死庵計。遂識其語。予之年齡。踰七望八。當以書諸紳云。

王荆公集古胡笳詞一章云。欲問平安無使來。桃花依舊笑春風。後章云。春風似舊花仍笑。人生豈得長年少。二者貼合。如出一手。每嘆精工。其上句蓋用崔護詩。後一句久不見出於誰。近讀范文正公靈巖寺一篇云。春風似舊花猶笑。以仍爲猶也。李義山又有絕句云。無賴天桃面。平明露井東。春風爲開了。卻擬笑春風。語意兩極其妙。

少時見前輩一說云。富人有子不自乳。而使人棄其子而乳之。貧人有子不得自乳。而棄之以乳他人之子。富人懶行。而使人肩輿。貧人不得自行。而又肩輿。是皆習以爲常而不察之也。天下習以爲常而不察之者。推此亦多矣。而人不以爲異。悲夫。甚愛其論。後乃得之於晁以道客語中。故謹書之。益廣其傳。今之人出本錢以規利入。俗語謂之放債。又名生放。予考之。亦有所來。漢書谷永傳云。至爲人起責。分利受謝。顏師古注曰。言富貴有錢。假托其名代之爲主。放與他人。以取利息。而共分之。此放字所起也。

國初承五季亂離之後。所載書籍印板至少。宜其焚燭蕩析。了無子遺。然太平興國中編次御覽。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種。其綱目並載於首卷。而雜書古詩賦。又不及具錄。以今考之。無傳者十之七八矣。則是承平百七年。翻不若極亂之世。姚鉉以大祥符四年集唐文粹。其序有云。况今歷代墳籍。略無亡逸。觀

鉉所類文集蓋亦多不存誠爲可歎。

古者龜爲卜筮爲筮皆興神物以前民用。其用之至嚴其奉之至敬其求之至悉則應之至精。齋戒乃請問不相襲。故史祝所言其驗若答。周史筮陳敬仲知其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將必代齊有國。史蘇占晉伯姬之嫁而及於爲嬴敗姬惠懷之亂。至遂至隳通於神明。後世浸以不然。今而愈甚。至以飲食徂難之際呼日者隅坐使之占卜。往往不加冠裳。一問四五而責其術之不信。豈有是理哉。善乎班孟堅之論曰。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及至衰世懈於齋戒而屢煩卜筮神明不應。故筮瀆不告。易以爲忌。龜厭不告。詩以爲刺。謂周易之蒙卦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詩小旻之章云。我龜既厭之不告以道也。漢世尙爾。況在於今。未嘗頃刻盡敬而一歸咎於淫巫瞽史其可哉。甘蔗只生於南方。北人嗜之而不可得。魏太武至彭城遣人於武陵王處求酒及甘蔗。郭汾陽代宗賜甘蔗二十條。子虛賦所云。諸柘巴且諸柘者。甘蔗也。蓋相如指言楚雲夢之物。漢郊祀歌泰尊柘漿以爲取甘蔗汁以爲飲。

呂子曰。天生人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則不若其聾。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則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則不若喑。使其心可以智不學其智則不若狂。故凡學非能益之也。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可謂善學者矣。此語甚美而罕爲學者所稱。故書以自戒。

漢食貨志云。冬民旣夕婦人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謂一月之中又得半夜爲四十五日也。必

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戰國策。甘茂亡秦。出關。遇蘇代曰。江上之貧女。與婦人同舍。富人女會績。而無燭。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女曰。妾以無燭。故嘗先至。掃室布席。何愛餘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以是知三代之時。民風和厚。勤樸如此。非獨女子也。男子亦然。豳風。晝爾于茅。宵爾索綯。言晝日往取茅歸。夜作綯索。以待時用也。夜者日之餘。其爲益多矣。

老子出生入死章云。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王弼注曰。十有三。猶云十分有三分。取其生道全生之極。十分有三耳。取死之道。全死之極。十分亦有三耳。而民生生之厚。更之無生之地焉。其說甚淺。且不解釋後一節。唯蘇子由以謂生死之道。以十言之。三者各居其三矣。豈非生死之道九。而不生不死之道一而已乎。老子言其九。不言其一。使人自得之。以寄無思無爲之妙。其論可謂盡矣。

易乾坤二卦之下。繼之以屯、蒙、需、訟、師、比。六者皆有坎。聖人防患備險之意深矣。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白獺髓及其他四種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

長沙南正路

雲

五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各

埠

(本書校對者潘周曾)

G 1733.1

朱

